



曲園叢書

14
484
36



門 4
號 484
卷 36



孟子高氏學

俞樓襍纂第十七

德清俞樾

漢儒孟子注傳者惟趙氏而趙氏之注在漢儒諸傳注中若少劣焉隋書經籍志有漢鄭康成劉熙注孟子今皆不存無以考見漢儒遺說高誘呂氏春秋序自言嘗正孟子章句誘於建安十年辟司空掾而趙邠卿卒於建安六年則誘於邠卿固及見之於趙氏孟子注後復爲正其章句度必有異於趙氏者而其書不傳甚可惜也高氏所注書呂氏春秋最爲完備淮南子十存八九戰國策存者二三余卽於三注中刺取其有涉孟子義者以存高氏之學

孟子見梁惠王

呂氏春秋開春論魏惠王死注曰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秦伐魏魏徙都大梁梁在陳留浚儀西大梁城是也

王在靈囿

呂氏春秋重己篇注曰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囿詩云王在靈囿

斧斤以時入山林

淮南子主術篇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注曰九月草木節解未解不得伐山林也

按此雖非說孟子然高氏注諸書大略相同則亦得刺取以為孟子義焉餘凡類此者備錄之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

淮南子繆稱篇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注曰偶人相人也歎其象人而用之

又說山篇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注曰惡其象人而用之知後世必用殉故孔子為之長歎也

晉國天下莫強焉至長子死焉

呂氏春秋自知篇鑽荼麗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注曰鑽荼麗涓魏惠王之將申魏惠王之太子也與麗

涓東伐齊戰於馬陵齊人盡殺之故惠王謂孟子曰
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身東敗於齊
長子死此之謂也

戰國策齊策田忌爲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注曰
申梁惠王太子也龐涓魏將也田忌與戰於馬陵而
係獲之也故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東伐敗於馬陵
太子死龐涓禽此之謂也

按趙注於此等處全不詳其事實高氏所以於趙氏
之後又正其章句乎至古人引書固不拘原文然如
國策注所引則違異太甚或出孟子外篇未可知也

孟子見梁襄王

呂氏春秋樂成篇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注曰孟子
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而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
所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

齊宣王問曰

呂氏春秋驕恣篇注曰宣王齊威王之子孟子所見
易鬯鐘之牛者也

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戰國策秦策引此詩注曰詩巧言之四章他人有毀
害之心已忖度之

舉疾首蹙額

呂氏春秋盡數篇注曰疾首頭痛疾也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淮南子本經篇注曰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圓下方
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
房告朔朝歷頒宣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序昭穆
謂之太廟其上可以望氛祥書雲物謂之靈臺
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

呂氏春秋季春紀賜貧窮注曰鰥寡孤獨曰窮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

呂氏春秋審為篇注曰太王亶父公祖之子王季之
父文王之祖號曰古公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
西水滸至于岐下避狄難也狄人獫狁今之匈奴也
齊人伐燕勝之

淮南子人間篇燕子噲行仁而亡注曰子噲燕王也
蘇代說子噲讓國遂專政齊伐燕大敗之噲死也

鄒與魯鬪

呂氏春秋慎行論後崔杼之子相與私鬪注曰鬪
也鬪讀近鴻緩氣言之

按此鬪字之古音古義也趙氏乃曰鬪鬪聲也不實

言其鬪而虛擬其聲何歎

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呂氏春秋審為篇注曰岐山在右扶風美陽之北其下有周地周家因之以為天下號也

昔者太王居邠至從之者如歸市

呂氏春秋先識覽民從於賢注曰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邑乎岐周邠人襁負而隨之故曰民從賢也

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

呂氏春秋審為篇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注

曰所以養者土地也所養者謂民人也
以齊王由反手也

呂氏春秋壹行篇疆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

注曰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故曰不難矣

按今本作由孫氏音義云由義當作猶古字借用耳

高氏引作猶或高本不作由也

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呂氏春秋用眾篇注曰孟賁古大勇士

北宮黝之養勇也

淮南子主術篇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賁不

使應敵注曰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黝也
以德行仁者王至文王以百里

淮南子汜論篇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
天下禹無十人之眾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
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
道也注曰堯舜禹湯文王皆王有天下孟子曰以德
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是也

又汜論篇曰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注曰湯以七十
里文王以百里皆有天下故雖小不可輕
是猶惡溼而居下也

呂氏春秋至忠篇人主無不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
之何益注曰日致為暴劫之政也孟子曰惡溼而居
下故曰惡之何益也

俊傑在位

呂氏春秋孟秋紀材過萬人曰桀千人曰僨
足以保四海

淮南子俶真篇注曰四海四方之海也

柳下惠

淮南子說林篇注曰柳下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
獲字禽家有大柳樹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

樓十七
按惠德二字上疑有行字而今脫之藝文類聚引許慎淮南子注曰展禽樹柳行惠與高說同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

呂氏春秋當染篇湯染於伊尹仲虺注曰湯契後十二世孫主癸之子也名天乙伊尹湯相詩云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仲虺居薛爲湯之左相皆賢德也孟子曰王者師臣也

按王者師臣卽約此篇文非孟子別有此文亦非出外書淮南子覽冥篇注亦引孟子曰王者師臣也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

戰國策齊策齊因起兵攻燕二十日而舉燕國注曰孟子曰子噲無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無王命擅受子噲國故齊宣王伐而取之也

陳賈曰至仁智周公未之盡也

戰國策秦策姚賈對曰注曰姚賈譏周公誅管蔡不仁不知者在孟子之篇也

按戰國秦策有姚賈魏策亦有姚賈高氏以秦策之姚賈爲孟子之陳賈爲鮑彪所譏以爲年代相遠不如以魏策之姚賈當之今按國策高注已非完書或高注本以說魏策之姚賈而後人移以說秦策之姚

賈未可知也陳氏本出舜後得為姚姓高注直云在孟子之篇而不言陳姚之異同意者高氏所見之孟子正作姚賈乎

管叔兄也

淮南子汜論篇注曰管叔周公兄也蔡叔周公弟也按呂氏春秋察微篇注曰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兄也又開春論篇注曰管叔周公弟蔡叔其兄也與淮南注不同疑呂覽注乃傳寫之誤據史記管蔡世家文王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則管叔為周公兄蔡叔為周

公弟史有明文而孟子又明言管叔兄也周公弟也高注本之孟子合乎史記自不可易趙氏故倒其文轉為迂曲矣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呂氏春秋務本篇引此詩注曰古者井田十一而稅公田在中私田在外

有為神農之言者

淮南子原道篇注曰神農少典之子炎帝也農殖嘉穀神而化之故號曰神農也

皆衣褐

淮南子覽冥篇注曰褐毛布如今之馬衣也

舜使益掌火

呂氏春秋當染篇注曰伯益皋陶之子也

三過其門而不入

呂氏春秋貴生篇注曰堯舜禹湯之治天下黎黑瘦瘠過家門而不入故曰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趨濟民而已

昔者趙簡子

淮南子主術篇注曰簡子晉卿趙鞅也

使王良與嬖奚乘

呂氏春秋審分覽注曰王良晉大夫郵無正郵良也以善御之功死託精於星天文王良策駟是也
淮南子覽冥篇注曰王良晉大夫郵無恤子良也所謂御良也一名孫無政爲趙簡子御死而託精于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

按哀二年左傳郵無恤御簡子又曰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又曰郵良曰我兩駟將絕吾能止之一人而三易其稱國語晉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郵無正進曰又云初伯樂與尹鐸有怨注曰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也伯樂無正字一篇之中前稱郵無正後稱

伯樂一人而兩易其稱至楚辭七諫篇驥躡躑於弊
輦兮遇孫陽而得代注曰孫陽伯樂姓名也則又爲
孫氏矣高氏此注羅列無遺惟淮南子注御良疑卽
郵良之誤

公孫衍

呂氏春秋開春論注曰犀首魏人公孫衍也佩五國
相印能合從連橫號爲犀首

戰國策秦策注曰公孫衍魏人也仕於秦當六國時
號曰犀首

按衍魏人卽趙注亦云然而以爲秦王孫殊不可解

高注佩五國相印之說與趙同而無秦王孫之說殆
不以爲然也

張儀

戰國策齊策注曰張儀魏氏之餘子仕爲秦相也
此之謂大丈夫

淮南子原道篇注曰大丈夫喻體道者也

奚爲後我

呂氏春秋懷寵篇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注曰孟子
曰百姓箠食壺漿以迎王師奚爲後予此之謂也
有楚大夫於此至雖曰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呂氏春秋用眾篇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注曰孟子曰有楚大夫欲其子之齊言也使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此之謂也

按此所引雖不全然可考見高注與趙注之不同趙注曰咻之者謹也其意蓋卽謹諱之義乃考之字書玉篇口部咻許主切噢咻痛念之聲廣韻十八九咻

口病聲也殊無謹諱之義據高氏云使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是傅之咻之並其父所使咻卽噢咻之咻昭三年左傳作燠休正義引服注曰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此云咻之卽噢咻之也禮記內則篇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鄭注曰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然則一齊人傅之乃子師也眾楚人咻之乃慈母保母之屬也如此說之於事理既近而於喻意亦切蓋傅之咻之皆其父所使既使一齊人傅之不可使眾楚人咻之明戴不勝既使

薛居州在王所不可使非薛居州者同在王所也若但云眾楚人在旁側謹譁則轉可諉為無可柰何之事而所以深責戴不勝者轉淺矣

墨氏兼愛

呂氏春秋當染篇注曰墨子名翟魯人作書七十二篇

陳仲子

淮南子汜論篇注曰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按此未足據然以陳仲子為孟子弟子猶勝於以伯寮為孔子弟子也

抑亦盜跖之所築與

淮南子主術篇注曰盜跖孔子時人

離婁之明

呂氏春秋用眾篇注曰離婁黃帝時明目人能見針末於百步之外

公輸子之巧

呂氏春秋愛類篇公輸般注曰公輸魯般之號也淮南子本經篇注曰公輸巧者一曰魯班之號也戰國策宋策注曰公輸般魯班之號也按趙注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則以輸班為一人

班固答賓戲班輸摧巧於斧斤顏師古注曰魯班與公輸氏皆有巧藝則以為兩人高氏注呂覽則主人之說注淮南國策又兼主兩人之說蓋二說本可並存也

師曠之聰

淮南子原道篇注曰師曠晉平公樂師子野也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呂氏春秋察傳篇注曰六律六氣之律陽為律陰為呂合十二也五聲五行之聲宮商角徵羽也名之曰幽厲

呂氏春秋審分覽注曰厲王周宣王之父幽王周宣王之子言先幽厲偶文耳殺戮不辜曰厲壅過不達曰幽皆惡諡也

按過乃過字之誤周書謚法篇雍遏不通曰幽今惡死亡而樂不仁

淮南子汜論篇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注曰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仁必死亡故曰有亡形也

樂其所以亡者

呂氏春秋誣徒篇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注曰樂其所以亡故得亡桀紂是也道在爾而求諸遠

淮南子主術篇驗在近而求之遠注曰近謂本遠謂末也

事在易而求之難

淮南子主術篇道在易而求之難注曰易謂反己先脩其本也不脩其本而欲得說親誠身之名皆難也故曰道在易而求之難

按淮南子云士處卑隱必先反諸已上達有道名譽

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得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誠不信於友說親有道脩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求之遠故弗得也是合孟子兩章為一章故高注難易句亦以說親誠身為說豈古本孟子兩章果合為一乎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

淮南子主術篇注曰不能說親朋友不信之也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

呂氏春秋首時篇注曰太公望河內人也於周豐鎬

為東故曰東夷之士

淮南子脩務篇注曰呂望姜姓四岳之後四岳佐禹有功賜姓曰姜氏呂望其後居殷乃屠于朝歌自殷而往為文王太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于齊也

按齊世家太公封齊在武王時此云成王者殆因成王又使召康公命太公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故言成王封之也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淮南子汜論篇故溺則拯父注曰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况父兄乎故溺則拯之

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淮南子汜論篇注曰權因時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令醜反善合于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

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呂氏春秋孝行覽注曰熟五穀烹芻豢酥快口腹故曰養口之道酥顏色以說父母之志意故曰養志之道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淮南子汜論篇舜不告而娶非禮也注曰堯知舜賢以二女妻舜不告父父頑常欲殺舜舜知告則不得

樓十七
娶也不孝莫大於無後故孟子曰舜不告猶告爾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

呂氏春秋具備篇武王嘗窮於畢程矣注曰畢程畢
豐

按如高氏說則程卽豐矣漢書地理志右扶風安陵
師古曰闕駟以爲本周之程邑志又云文王作鄆師
古曰今長安西北界靈臺鄉豐水上是則程與豐自
是兩地竹書紀年云帝辛三十五年西伯自程遷于
豐其不得并而爲一明矣疑高注本作畢程畢郢蓋
破段字而讀以本字謂呂覽之畢程卽孟子之畢郢

也後人不達此旨謂程卽郢也以畢郢釋畢程似無
兩義乃改爲畢豐不知畢郢者古國名也見周書史
記解所謂畢程氏也古有畢程無畢豐何得以畢豐
連文乎

逢蒙學射於羿

呂氏春秋具備篇注曰羿夏之諸侯有窮之君也善
射百發百中逢蒙羿弟子也亦能百中

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淮南子脩務篇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若使
之衒腐鼠蒙蜎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

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注曰言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睥睨掩其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其鼻而過之是也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也

呂氏春秋論大篇注曰匡章乃孟軻所謂通國稱不孝者

又不屈篇注曰匡章孟子弟子也

舜往于田

呂氏春秋當染篇注曰舜顓頊五世之孫瞽瞍之子也

按史記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生舜自顓頊至舜七世其中間相距五世故曰五世孫疑漢時自有此稱也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

呂氏春秋去私篇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注曰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爲脣子不在數中

淮南子泰族篇乃屬以九子注曰堯有九男

按史記索隱引皇甫謐云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此本呂覽有子十人之說趙

氏注云丹朱以允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則不從呂覽說也高氏注呂覽曰殆丹朱不數殆之云者意固疑之其注淮南竟云堯有九男則其說孟子當與趙同

放驩兜于崇山

淮南子脩務篇放驩兜于崇山注曰放棄也驩兜堯佞臣也崇山南極之山

戰國策秦策堯伐驩兜舜伐三苗注曰驩兜三苗皆國名

按山海經海外南經有謹頭國或曰謹朱國並即驩

兜國也博物志外國篇驩兜國其民盡似仙人帝堯司徒驩兜其說皆不經惟既云堯伐驩兜則自是國名疑驩兜本以諸侯入仕王朝故既放之又伐其國耳趙注以四罪為四佞而高亦以驩兜為堯佞臣與趙注合楚辭九懷曰四佞放兮後得禹九懷乃王褒所作則以四罪為四佞固西漢舊說矣王逸注九歎亦曰三苗堯佞臣也

殺三苗于三危

淮南子原道篇注曰三苗堯時所放渾敦窮奇咄飡之等

又脩務篇竄三苗於三危注曰三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三危西極之山一曰放三苗國民於三危也

又淑真篇有苗與三危通爲一家注曰有苗國在南方彭蠡舜時不服者三危西極山名在辰州又兵略篇曰有苗三苗也

又地形篇注曰三苗國名也在豫章之彭蠡

又齊俗篇注曰三苗之國在彭蠡洞庭之野

按三苗蓋有二說其一說則渾敦窮奇饕餮之苗裔

其一說則卽有苗也高注原道脩務皆以爲三族之苗裔而注地形齊俗兩篇皆以爲在彭蠡則卽有苗矣蓋高氏本無一定之見故於脩務篇注有一曰三苗國民之說是固合二說而兼存之而注兵略篇則直并而爲一談矣惟三危旣爲西極之山不得在辰州辰疑瓜字之誤杜預注昭九年左傳云三危在瓜州今敦煌亦必古說也

又按脩務篇言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則三苗自卽有苗兵略篇之注塙矣

蘇繇于羽山

淮南子脩務篇殛鯀於羽山注曰鯀禹父為治水績用不成堯殛之羽山東極之山鴻範曰鯀則殛死然則渾敦窮奇饕餮生至四裔可知也

百里奚虞人也

呂氏春秋慎人篇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虢而虜晉注曰虢當為虞百里奚虞臣也傳曰伐虞獲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孟子曰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也而去之秦此云亡虢誤矣

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

呂氏春秋權勳篇注曰垂棘美璧所出之地因以為名也屈產之乘屈邑所生四馬曰乘今河東北屈駿馬者是也

宮之奇諫

戰國策秦策注曰宮之奇虞大夫也

伊尹聖之任者也

淮南子主術篇注引孟子曰伊尹聖之任人無有不善

呂氏春秋盡數篇故凡養生莫若知本注曰孟子曰人性無不善本其善性閉塞利欲疾無由至矣

淮南子傲真篇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注
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
人之故聖人能返其性於初也

按引孟子止性無不善四字而情欲害之高氏語也
今日性善

淮南子說山篇此全其天器者注曰器猶性也孟子
曰人性善故曰全其天性

先生將何之

戰國策齊策注曰先生長老先已以生者也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呂氏春秋先已篇注曰五伯昆吾大彭豷韋齊桓晉

文南子論道篇注曰蘇林美惡出之典因以爲
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天不我爲也

淮南子覽冥篇注曰殷王武丁夢得賢人使工寫其
象旁求之得傳說于傅巖遂以爲相爲高宗成八十

一符致中興也

孫叔敖舉於海

呂氏春秋情欲篇注曰孫叔敖楚令尹遠賈之子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呂氏春秋仲春紀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

達則兼善天下

呂氏春秋論人篇凡人通則觀其所禮注曰孟子曰

達則兼善天下故觀其所賓禮

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呂氏春秋明理篇有鬼投其陣注曰陣脚也音楊子

愛骭一毛之骭

又二篇陽生貴已注曰輕天下而貴已孟子曰陽

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為也

淮南子俶真篇注曰楊楊朱其術全性保真雖拔骭

一毛而利天下弗為也

又汜論篇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注曰全性保真謂不拔骭毛以利天下弗為不以物累己身形也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敘詩書孔子之意塞楊墨淫詞故非之也

按以呂覽明理及淮南子兩注觀之則知高氏所據孟子作拔骭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至不二篇作拔體一毛體乃骭之誤因俗體字作骀與骭相似故誤也爾雅釋訓骭傷為微郭注曰骭脚脛拔骭一毛謂拔脚脛上之一毛也夫孟子無石經漢本與今本異

同無可考見乃因采輯高氏遺說得此一字信可謂一字千金矣翟晴江作四書考異焦理堂作孟子正義均采及呂覽不二篇拔體一毛之誤本而於作骭之真本竟未之見何歟天下不為也至不二篇亦姓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淮南子傲真篇注曰墨翟翟也其術兼愛非樂摩頂放踵而利國者為之

按高氏引孟子不盡依原文必如上節之有骭字屢引皆同乃可為據否則未敢輕信也然如此文作而利國者為之則頗有理蓋欲明楊子之不為則宜以

天下言見雖利在天下之大而楊子不為也若此文欲明墨子之為之則宜以國言見不必利在天下也即止利在一國而亦為之矣或高氏所見本為得孟子之真乎

掘井九軻

呂氏春秋功名篇適威篇淮南子覽冥篇說林篇注並曰七尺曰仞

按七尺曰仞不從趙說然淮南子原道篇注又曰八尺曰仞或疑是許注高注之不同愚直謂傳寫誤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樓十七
呂氏春秋審分覽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注曰假攝若周公魯隱勤理成致之也夫其不假也亦在其人也久假不歸惡乃知非故曰夫其不假也

按味其語意亦與趙同趙氏章指所謂用而不已實何以易在其勉之也卽此意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至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呂氏春秋樂成篇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注曰賢者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者得志則驕驕則亂故曰不可公孫丑曰伊尹放太甲于桐宮太

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爲人臣其君不賢則可放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至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

呂氏春秋不屈篇惠子之治魏爲本其治不治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也注曰言惠王用惠子之謀爲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又將復之恐不勝乃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此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故曰大將愛子有禽者矣

按作糜爛疑傳刻之誤楚辭招魂篇靡散而不可止

些釋文作糜一作麋誤與此同

革車三百兩

淮南子本經篇注曰革車兵車也

得乎丘民而為天子

呂氏春秋本味篇已成而天子成注曰已成仁義之

道而成為天子孟子曰得乎丘民為天子

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淮南子說山篇牛車絕麟注曰楚人謂門切為麟車

行其上則斷之孟子曰城門之軌非兩馬之力

按此與趙同趙注曰譬若城門之軌齧其限切深者

用之多耳是亦以門切言也

曾皙嗜羊棗

呂氏春秋季秋紀其養之不宜者注曰謂若屈到嗜

芟曾皙嗜羊棗

按此類斷章取義無關本旨

子謂前聖所未發信矣然而自孟子以後人人知養

氣之說矣乃知其宜養而卒未知所以養也所以養

者何也直也其能直何也配義與道也是故配義與

道則其氣直直則縮矣不配義與道則其氣不直不

直則矣是故孟子之言養氣合道與義言之也

淮南子本經篇曰：『民而為天子，此其勝濶章，如善無關本旨。』

艾曾潛嘗羊棗

呂氏春秋季秋除其養之不宜，嘗出曰：『嘗風怪嘗。』

曾嘗嘗羊棗

用之冬耳，是亦以門時言也。

孟子續義內外篇 俞樓襍纂第十八 德清俞樾

內篇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嗚呼！養氣之說，孟子始言之。孟子以前未之有也。程

子謂前聖所未發，信矣。然而自孟子以後，人人知養

氣之說矣。乃知其宜養而卒未知所以養也。所以養

者何也？直也。其能直何也？配義與道也。是故配義與

道則其氣直，直則縮矣。不配義與道則其氣不直，不

直則餒矣。是故孟子之言養氣，合道與義言之也。後

世儒者之言養氣離道與義言之也離道與義而言
養氣故人人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而實孟子所謂
悻悻小丈夫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何謂集何謂襲集之言合也集義猶合義合義者所
謂配道與義也襲之言襲取之也蓋集義者以義爲
君而氣爲輔義襲者以氣爲主而義爲客集義者其
義先充足乎中而氣乃與之合非氣用事也義用事
也義襲者其氣先勃發而不可遏見之於言則爲恣
睢之言見之於行則爲猖狂之行而後託之以忠孝

廉潔之美名附之以君臣朋友之大節是氣用事也
非義用事也義特襲而取之也嗚呼三代下士大夫
其高世絕俗之行有聖賢所不能及者孰知其皆襲
而取之者哉其不足與言養氣之學明矣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
其志無暴其氣

嗚呼此可見孟子養氣之學矣孟子非養氣也乃養
志也養其志而氣從之矣後世儒者不知養志而但
言養氣名曰養之實則暴之譬猶行軍焉善行軍者
一帥用事而士卒皆聽其命而後行使之東而東使

樓十八
之西而西使之赴水蹈火而不敢辭如是則四夷不敢侵盜賊不敢作故曰體之充也不善行軍者士譁於伍卒譟於行帥擁空名於其上而莫能禁平居無事則四出剽掠爲害閭閻一旦有事則轉而爲敵用暴之爲害大矣哉

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夫言養氣而終之以養心何也心之所之爲志養心卽所以養志也是故欲養氣先養志欲養志先養心而養心莫善於寡欲然則養氣之功自寡欲始嗚呼

備矣

外篇

仁者無敵

嗚呼自來功利之士孰不言自強哉然逐其末而遺其本揚其波而未尋其源也夫吾儕束髮讀孟子書卽聞仁者無敵之說矣苟無敵於天下則天下莫強焉此自強之上策也舍此不務而別求所以自強偵矣善乎宋蘇軾之告神宗也曰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

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彊陽根本已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嗚呼此探本之言亭林顧氏所謂人臣告君未有深切於此者也

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嗚呼此皆孟子之世所謂自強者也善戰者連諸侯

者無非欲以其國強也辟草萊任土地者無非欲以其國富也當孟子時宋衛中山諸小國外號爲大國者七地醜德齊莫能相尙其君若臣皆日夜思所以自強而士之游人國者亦各思富強其國以成功名而取富貴人各自爲說家各自爲書巧者知盡材者能索雖臧武仲之知冉求之藝不知所以加之矣使孟子而將襲其餘術謁孫吳蘇張申韓之徒而以爲師歟是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未得其國能而反失其故行者也彼之智巧日出而不窮而我乃區區蹈其已成之迹拾其吐棄之餘刻舟以求其劍削足

以合其履庸有濟乎是以孟子埽而空之曰吾所以
自強者不在此
今天下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
異於鄒敵楚哉盍亦反其本矣
此孟子之世與後世異者也漢唐以來天下一統既
無以一服八之難則亦安見反本之要乎然吾聞上
古之世有大九州而鄒衍之書頗著其說佛家亦言
有四大部洲儒者固不信也乃天下之大其非禹蹟
所能盡則彰彰明矣中國者大九州之一不循反本
之良規而蹈鄒敵楚之故轍未見其能濟也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
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
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此所謂反本者也然而非孟子之言實孔子之遺法
也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所以富之也脩其孝悌
忠信所以教之也富之教之所以自強也孔子曰俎
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是孔子不
知軍旅之事也然而孔子曰吾戰則克何也惟孟子
心知其意故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當孟子時所謂強國者惟秦楚耳而秦楚所以橫行

於天下亦惟堅甲利兵耳後世強國或百倍於秦楚而所以制勝之具亦有不止於兵甲之堅利者然用孟子之言行孟子之法則無不可以制梃而撻之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嗚呼此兩章所言乃自強之極軌矣所謂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其本在此信能行之則海外大九州無不來享來王復黃帝以前之盛不難矣

字之古者莫若尙書如慢遊是好傲虐是作之是字豈後人所增哉今之江南中原玉篇諸韻諛字皆訓理也正也諦也審也未有說爲古是字而訓此者惟從或曰之說解諛爲審則爲理順顧爲顧視常目在之諛爲審念常心在之

辨曰此句舊注有二其一爲尙書枚傳其一爲禮記中庸篇鄭注而朱注但依枚傳未尋鄭注故以諛爲古是字陳氏辨之當矣惟從或說作審則顧諛二字分屬心曰義亦未安且天命無形之物有何可顧枚傳解諛字固非解顧字尤非此句之義自當從鄭禮

中庸篇鄭注曰顧念也諛猶正也此說得之顧諛天之明命謂其意念在正天之命也成十三年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定與正同義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齊語正卒伍漢書刑法志正作定蓋二字之義本通然則諛天明命卽左傳所謂定命也益稷篇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敘也秩也皆有正義蓋天所命我者本無不正故曰天敘曰天秩我從而敘之秩之卽所以正天之明命也推之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

樓十九
有罪五刑五用命德討罪天之明命也賞必當德罰必當罪正天之明命也鄭注之精非枚傳可及朱注不從鄭而從枚何歟
湯之盤銘注盤沐浴之盤辨疑曰解盤爲沐浴之盤此舊說也沐爲沐髮浴爲浴身髮與身無同器沐浴之理卽欲迂曲說爲兩盤實無可據兩盤之文或問中有一說云亦如人之一日沐浴日日沐浴又無日不沐浴此說亦爲少思驗之天下之人未有無夏無冬日日須沐須浴者又盤乃淺器中間亦難容人沐浴也參詳天下之物常須

潔淨者惟飲食之器爲然說者宜云盤所以盛進飲食諸物必須日日滌拭去其垢穢常令鮮潔明淨以諭人須日日清潔其心不致爲物欲所昏使其明德常新常明也
辨曰鄭注但云盤銘刻戒於盤也初不指爲何盤正義始云湯沐浴之盤刻銘爲戒而朱注從之陳氏以沐浴不可同用一盤又無二盤之文遂別爲之說曰盤所以盛進飲食諸物此說恐未可從也古人盛飲食之器羹之屬於登於鉶棗栗之屬於籩菹醢之屬於豆黍稷之屬於簋簋牛羊之屬於俎未聞以盤也

其所以進食者則曰案考工記玉人案十有二寸是也急就篇櫛杆槃案栻間盥顏師古注無足曰槃有足曰案槃卽盤字是進食之盤古已有之而三代經籍實無所見未可以此說湯之盤也然則將仍以爲沐浴之盤乎此又不然周書王會篇堂後東北爲赤帑焉浴盆在其中是古人浴以盆不以盤禮記玉藻篇出杆履蒯席注杆浴器也亦不言以盤浴盤之說非古明矣喪大記云沐用瓦盤則沐之用盤古固有之然內則云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是古人沐浴以三日五日爲度誠如陳氏所言無日日沐浴者

也若然湯之盤果何盤乎愚謂當卽盤匱之盤乃盥器也儀禮既夕禮槃匱匱實于槃中南流注曰盤匱盥器也禮記內則篇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注曰盤承盥水者蓋古人盥手以匱而盥畢則其水承之以盤盤匱乃古人日日所必用據內則知每日必盥手非如沐以三日浴以五日也故古人卽於盤匱勒銘以自警戒漢書藝文志雜家有孔甲盤孟二十六篇注云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殆亦此類也孔氏不知爲盥器而以爲沐浴器殊非古義陳氏以爲進飲食器則失之更遠矣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注切以刀
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鑿錫磨以沙石
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
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序而益致其精也

辨疑曰注文止是解詩於傳文所言學與自修無相
干涉不知切磋如何爲學琢磨如何爲自修也或問
中荅問者曰骨角脈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
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
條理之事也參詳此說數者之中惟治玉爲難琢石
磨石何難之有夫欲治骨角玉石爲器必先切琢以

成其質再加琢磨之功然後可爲完器矣切琢以諭
學問也磋磨以諭自修也經文當作如切如琢者道
學也如磋如磨者自修也如此讀之於義爲是磋琢
二字傳寫之差也

辨曰陳氏此說謬矣大學此文亦見爾雅釋訓篇此
下尚有既微且煇是刈是獲履帝武敏張仲孝友有
客宿宿有客信信其虛其徐猗嗟名兮式微式微諸
句皆全舉詩句而釋之如切如磋二句亦與一例若
作如切如琢如磋如磨則割截詩文非詰經之例矣
然陳氏此說之謬亦朱注有以啟之按切磋琢磨四

樓一九
字說見爾雅釋器篇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
石謂之磨毛公本之以釋詩而鄭司農注周禮太宰
八材又作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惟切字之
說有異而要皆一字爲一事非合兩字爲一事也朱
注乃曰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
復磨之則是骨角須切磋並用玉石須琢磨並用與
雅訓違矣推是說也切琢粗而磋磨精或問中遂有
始條理終條理之說陳氏童而習之未免先入爲主
遂欲改易經文以就其說矣愚謂當悉遵雅訓切磋
琢磨四字分屬骨象玉石四物大學以如切如磋爲

學如琢如磨爲自修此不可泥文字以求之孔氏正
義曰初習謂之學重習謂之修亦謂詩本互文而相
通也得其旨矣

有酒食先生饌 注食音嗣食飯也饌飲食之也

辨疑曰酒食之食舊讀與飲之食之之食同音爲蝕
音雖同義則異矣食之之食口之啗物之謂也酒食
之食乃其諸品食物之總名旣以酒食爲酒嗣惡衣
惡食亦當作惡衣惡嗣君賜食亦當作君賜嗣今也
或從新音爲嗣或從舊讀爲蝕旣有一是必有一非
質諸世人通知之事酒食衣食人所常言食字皆從

蝕音天下古今無有異也今乃勑音爲嗣或嘗以酒嗣之語施之談話之間聞者徃徃爲之發笑本分言之止從舊音讀爲酒蝕乃爲通順

辨曰玉篇食是力切廣韻二十四職食乘力切是皆音蝕也七志祥吏切五字無食字止有飮字又有嗣字與飮同然則食字古止讀蝕其讀嗣者嗣之段字也陳氏謂酒食之食與飲之食之之食舊讀同爲蝕亦稍疏矣然舊讀亦有可疑者此章酒食之食以理言之自應讀蝕乃釋文亦音嗣則朱注固本於陸氏非朱注勑音爲嗣也今取陸氏釋文卽論語中食字

覈之如一簞食食夫稻殺雞爲黍而食之並音嗣此以人食之言卽嗣之段字音嗣宜也若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與膾對明是所食之物而非以人食之言乃亦音嗣何也疏食菜羹食與羹對亦明是所食之物乃述而篇疏食則曰食如字一音嗣鄉黨篇疏食則曰音嗣又如字憲問篇疏食則曰如字又音嗣何游移而不定也陸氏於此字且不能定無譏乎朱注矣惟毛詩縣蠻篇飲之食之箋云渴則予之飲飢則予之食釋文出飲食云上於鳩反下音嗣篇內皆同注如字蓋飲之食之以人言也故音嗣予之飲予之

樓一
食以物言也故如字此則分別最明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注三去聲
若使晉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程子曰至於再
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

辨疑曰王滹南駁喪禮之說曰文子至晉果遭之則
正得思之力也何過之有又駁程子之說曰思至于
三何遽爲私意邪又曰事有不必要再思者亦有不止
於三思者初無定論也其說大意皆當然三字之音
義未有明辨三作平聲乃是數目定名若作去聲只
是再三再四頻繁之意夫子之言止是言文子過思

之蔽非謂天下之事皆當止於再思不可至於三次
也
辨曰文六年左傳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
以行曰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杜注云所謂文子
三思是以聘晉之事證文子三思本於杜征南非朱
注勑爲是說也所引程子語亦是順論語本文爲說
初無大謬陳氏因三字去聲故不以程語爲然以愚
論之三音去聲與音平聲實無大別按廣韻五十四
闕有三字云三思蘇暫切是唐人讀三思作去聲也
考之釋文三思息暫反又如字則六朝以前舊讀不

盡作去聲夫孔子明言再斯可矣再思是二則三思是三其義甚明學而篇吾日三省吾身釋文云三息暫反又如字夫曾子所省明有三事下文一言之此三字自是數目定名而陸氏亦存三音可知讀去讀平無大分別不過就物數言之如所就三所去三之類則讀平聲就人事次第言之如三仕之三已之之類則讀去聲此乃漢後經師好爲分別多此紛紜之說亦猶先治其國之治平聲家齊而後國治之治去聲實無異義也陳氏必謂三字非數目定名只是再三再四之意轉與夫子再斯可矣之言窒礙矣

不時不食

注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

辨疑曰五穀不成果實未熟自不可食此何必言不時不食者一日三食不依其時則不食也南軒曰不時非食時也

辨曰此句古有二解集解引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皇侃義疏引江熙云不時謂生非其時若冬梅李實也朱注從江熙之說而易康成舊義未知何意陳氏不知康成舊義而引南軒之說則亦疏矣

不撤薑食

注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辨疑曰本草經諸藥皆有益人之用通神明去穢惡

者固不少也然獨不撤薑食蓋亦取其味之可喜故不撤也注文本謂聖人無嗜味之心故於夫子飲食之間凡有惡而不食喜而食之者皆宛轉其說不使有關於味之美惡於其本然欲惡之誠使皆晦而不顯以爲聖人無意於味也是豈入之情也哉辨曰鄉黨一篇詳記聖人容色言動卽所以爲教也如徒以聖人嗜好而記之則烏足以爲聖人之經哉陳氏此論雖似通達然淺之乎視鄉黨矣惟不撤薑食之義曰不撤則必有撤之者明矣朱注於不撤之義未有發明殆不可從孔安國曰撤去也齊禁薰物

薑辛而不臭故不去此說得不撤之義視朱爲優然必蒙齊必變食爲義則是此節皆爲謹齊而設使非齊時將魚餛肉敗亦食之乎將飲酒遂至於亂乎必蒙齊字爲義於此句得之矣以上諸文不可通也愚按儀禮士相見篇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注曰葷辛物蔥薤之屬食之以止卧夫見客之際非飲食之時安得辛物而膳之疑古人於坐閒必置少許辛物使疲憊之時得以鍼勞而藥倦蓋亦君子自強不息之意古有警枕亦此意也夫子每日食畢餘物皆撤去獨留薑食不撤疑亦古人燕居之常禮也鄭注

於膳葷止云蔥薤之屬而不及薑然蔥薤之屬辛而臭固不如薑之為佳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注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難

辨疑曰注中不見難能之理義有未盡南軒曰莊子之不改意者其政雖未善而亦不至悖理害事之甚故有取其不忍改也蓋善而不改乃其常耳不必稱難能惡而不改則是成其父之惡不可稱難能也胡

寅曰莊子之繼世也必其先臣先政有不利於己者他人不能不改而莊子能之是以稱難王滹南謂二說皆有理胡氏之說尤親

辨曰此章古義馬融謂在諒闇之中父臣及父政雖不善者不忍改之也準之三年無改之說似亦有理但經文初無居喪義故朱注不從易之曰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說甚正大蓋改與不改當視父之賢不賢為斷其父不賢其臣其政皆未必善為子者以能改為孝若元祐之於熙甯是也其父而賢其臣其政必善為子者以不改為孝否則元祐

又變爲紹聖矣獻子之臣必是賢臣獻子之政必是善政莊子嗣守令緒一仍其舊所謂保家之令子也孝莫大於此其餘皆小節矣陳氏引南軒說於理未足若果悖理害事則雖未甚豈容不改乎至胡氏之說以私意窺測失之更遠

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 注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

辨疑曰世臣親臣分爲兩意文辭義理俱不可通說世臣處止是有世臣之謂也一句而已下句却別說

親臣世臣之說下無結意親臣之說上無來意孟子之意何其首尾不相照管而無倫序如此邪所謂世臣與國同休戚親臣與君同休戚者迂曲甚矣豈有忠於國而遺其君忠於君而遺其國者哉况親臣止同其君一身体戚國之休戚畧不關心乃是姦回諛佞之人所謂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孟子何必勸宣王畜養此輩邪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者言其世祚長遠而爲故國者由其有親信大臣子孫相繼世爲輔弼之臣也王無親臣者言王用人不擇賢否輕爲黜退果於誅殺所以人心不固而無親信可爲

輔弼之臣也後乃教宣王改其素習慎用誅斥愛養
賢能以收將來世臣之用
辨曰陳氏此論於朱注解世臣親臣處辨駁明快極
矣惟孟子此章止以世臣引起親臣世臣之說本所
不重並無以此日親臣作將來世臣之意陳氏所說
亦未得也愚謂古書親新二字往往通用此章親臣
止當作新臣解新臣者新進之臣對世臣而言孟子
謂故國必有世臣今王非但無世臣也并新臣而無
之矣下文曰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昔者今日與
昔者病今日愈同極言其近昔進今亡所以無新臣

也又何論世臣乎

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注泄柳
申詳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三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
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辨曰此段經文本與上文繆公尊禮子思之說相對
為言然人君以此禮賢則可人臣以此事君則不可
注文亦是見此一節義有不安故宛轉其意特加賢
者二字指君側之人為賢人以成三子義不苟容之
說然經中本無賢字意脈彼其在君之側候伺顏情
道達人之情意通布腹心者蓋亦只是左右親信與

人媒合就事之人非皆可謂賢者也又以一章文勢言之至其結意處止言慮而不及子思於泄柳申詳未嘗再有干涉亦難通解竊嘗撤去泄柳以下十七字讀之則語意通順而無蹇礙
辨曰孟子正義云子思之於繆公師道也非求容者也故繆公無人於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之於繆公臣道也則求容者也故無人於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孟子正義世傳邵武士人作至爲鄙俚而此數語獨爲明了孟子在齊居賓師之位師道也非臣道也客爲王留行不知作何語大約欲孟

子在晝少留而自至齊國力言於王使復用孟子是爲孟子求容也則不爲子思而爲泄柳申詳矣故曰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不及子思卽是以泄柳申詳待孟子不得謂下文無干涉二子之意也朱注曲爲泄柳申詳回護遂使此節之義不明而孟子之意亦晦陳氏讀之不解乃擬撤去此十七字豈不妄哉百官族人可謂曰知注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

辨疑曰或曰之說易可爲皆此甚有理然又改知字爲平聲不知知爲知甚也皆謂世子知禮禮字乃贅

文耳知止當音智世子排眾議以遵孟子之言苟非
智識高遠者定不能也百官族人皆謂曰智前後義
皆通貫

辨曰易可爲皆未免妄作讀知爲智義亦未安此句
之旨自來不得其解檢趙注孫疏均未通徹愚輒爲
一說曰此承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而言夫未有命戒
固居喪不言之古禮也然一國之大政事殷繁必不
能停閣至五月之久是以古者天子諒闇有聽於冢
宰之文不知諸侯居喪其制如何滕乃侯國未必如
天子之禮又其時喪禮久廢則古制亦無可稽意者

文公居廬之曰其國中政事使同姓異姓之臣禱治
之可否悉決於父兄百官族人卽指父兄而言百官
族人可句謂曰知句謂百官族人之所可者從而行
之文公但謂之曰知而已謂曰知與始皇本紀制曰
可文法相似百官族人可此可字卽秦制稱可所由
來古今制度不同有始則上下通用後則獨爲天子
之制者疑戰國時有司治事皆用此可字如後世書
諾之比至秦有天下亦循用之而遂以爲天子之制
矣謂曰知猶後世之報聞也如此解之則文無闕誤
而意亦與上文相屬未知是否

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注胥相視也

辨疑曰解胥為相視帝將相視天下而遷之焉不成文理舊注解胥為須蓋亦古人通用之義孫奭疏云帝將須以天下遷之既有此解不必別論

辨曰相視之義誠有未安從舊解為須趙注云堯須天下悉治將遷位而禪之然經文初無治字即從疏說須以天下遷之亦不成文理愚按爾雅釋詁胥皆也此承上文而言天下之士多就之者意其時謳歌獄訟歸舜者幾半矣堯將使天下之未就舜者遷而就舜故曰將胥天下而遷之胥者皆也說文曰皆俱

詞也是其義也使以今人文法易之則曰帝將悉天下而遷之或曰帝將合天下而遷之其意便了然胥字之義亦若是而已矣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注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

辨疑曰注文大意不差但略過人字不說義為未盡蓋自將曰以下本皆假設苟不好善之人所言之言為說也然有人字在上卻是他人所言之言與下文意不相貫人字蓋羨文也

辨曰此人字只作彼字用人者對我之稱彼者亦對

樓十九
我之稱故得通用則人將曰訑訑猶則彼將曰訑訑
卽此不好善之人並非他人也趙注不好善則其人
將曰訑訑所謂其人者亦卽此不好善之人也孫疏
曰苟不能好善則四海之內人將曰彼人之訑訑自
足其智不好善言我旣已知之此失經意并失注意
古書用字與今不同昭三十一年公羊傳人未足而
盱有餘注曰人夏父自謂也使後人爲之人字當作
我字此文則人將曰訑訑使後人爲之人字當作彼
字學者不達古人語意不得其解陳氏至欲刪去人
字失之專軌矣

居移氣養移體 注居謂所居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
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
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辨疑曰經文初言居移氣養移體繼而言者大哉居
乎其居使之然也居天下之廣居皆敘居移氣之義
爲說略不再言養移體者蓋居移氣本是一章正義
養移體乃是兼設譬諭之言而注文無所分別使養
與居通混體與氣均齊並列於孟子稱羨中抑亦不
思之甚也夫氣之爲用大矣賢者養之惟恐有餒故
孟子見王子之氣乃稱羨之不爲無取若見其身體

得所奉養顏色肌膚有豐潤肥澤之美而咨嗟歎羨
此何義也夫氣之盈用大矣習者養之則感其德故
辨曰居移氣養移體二句與富潤屋德潤身相似一
句正意一句喻意故下直接云大哉居乎則養移體
一句不涉正意可知矣朱注不但以二句平列且云
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文勢轉似側注養移氣一
句宜為陳氏所糾矣乃檢趙氏舊注云居之移人氣
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則趙注
固以養移體為比喻之辭而偽孫疏乃曰夫居足以
移易人之氣所養足以移易人之體以其王子之儀

體聲氣如是者亦以所居所養之大移之使然也則
失趙氏注意矣夫偽孫疏固朱子所譏為邵武士人
作者乃不從注而從疏何歟陳氏糾正朱注往往有
闇合古注者而皆不知引古注為據蓋元儒已束古
注於高閣矣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注致推而極之也位者
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
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
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
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

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辨疑曰注言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極其和而萬物育矣推詳此說天下人中但有一人於不睹不聞之處戒懼以謹其獨便能使天地各安其所萬物各遂其生未之聞也又云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義愈難通天地萬物與吾同在陰陽大氣中謂同一氣則可謂爲一體則不可天下萬物何所不有豈能同爲一體哉天

地之氣固有順不順時天地之心未嘗不正也豈待吾之心正然後天心地心始正哉天地之氣有時而不順者蓋由國家失德則有恒雨恒暘恒燠恒寒恒風之應此皆天地不順之氣也普天之下惟吾一身之氣順便能使此氣皆順久雨則能使之晴久旱則能使之雨斷無此理或問一說云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之天地萬物不害其爲安泰此又有涉荒誕實流入於異端矣經文自喜怒哀樂至萬物育焉此一段與上文本難通說當自爲一章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就各

樓十九
人之一身而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此義散開在於天下矣繼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乃專言天下之中和解者不可只就一人之身為說也然其致此者惟人君能之如堯之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此其致天下中和之道也

辨曰朱注誠有未安而陳氏所辨亦有未盡經云致中和未嘗分致中致和為二事天地之位位於中和萬物之育育於中和今如注義則當改經文云致中天地位焉致和萬物育焉此義之不安者一也又云

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則并無待乎致矣當易經文曰中而天地位焉和而萬物育焉此義之不安者二也又以注文細覈之既云致推而極之也又云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推而極之則自內擴充至外之謂約之精之則自外收縮至內之謂兩文不相矛盾乎此義之不安者三也無少偏倚可謂之中無少差謬不可謂和蓋無所差謬者譬如射鵠然不高不下不左不右適當其鵠也此仍中也而非和也必欲言和宜云無所乖戾乃注文既承上文戒懼謹獨為說故云無所差謬庶

樓十九
與上文謹字之意相關而不知無所差謬卽無所偏倚無以爲中和之別也此義之不安者四也以上諸義皆陳氏所未及因陳氏之說而遂言之非敢駁斥先儒而於義實有未安則亦學者之所宜討論者也夫詁經之體無待煩言此節之注但云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其義已足省却下文若干字句轉不授後人於口實矣試觀鄭康成舊注曰致行之至也位猶正也育生也長也豈不簡而該乎孔穎達正義曰言人君所能致極中和使陰陽不錯則天地得其正位焉生成肅醜故萬物得其養

育焉然則陳氏謂致此者惟人君能之固孔疏舊說矣朱注以注疏舊說爲未善費若干文字而爲之注陳氏又以朱注爲未善費若干文字與之辨論而自爲之說然謂自喜怒哀樂以下不蒙上文則鄭注固不蒙上文爲說也謂致中和惟人君能之則孔疏固然也亦可見後儒之說經者徒爲費辭矣

不業上文為通世用者中味辨人吾謂之陳序蘇國
 亦之謂也則自喜深其樂以不業上文為通世用
 則又以此未由為未善實苦于文字與之幾前而自
 矣宋世以此類書猶然未善實苦于文字而欲之
 何謂也則九節如北音辨人標識之固非謂書也



羣經臆義

俞樓襍纂第二十二

德清俞樾

余經學麤惛然致力於此則數十年矣故於經義每
 妄有論說自羣經平議外散見於第一樓叢書及曲
 園襍纂俞樓襍纂者蓋不下數百事矣此卷亦說經
 之文初意尚有續羣經平議之作今精力日衰不復
 能成因以此附刻襍纂中題曰羣經臆義

无妄六二

古人引經不必盡如本文故不足取證文字之異同而
 往往可以證明其義如无妄六二爻曰不耕穫不菑畲
 則利有攸往此爻之義頗不易曉夫无妄之義說者謂

不敢虛妄也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則亦虛妄之至矣乃反以爲利有攸往何也卦辭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不與此爻之義明明相反歟王注乃以代終已成而不造曲爲之說夫不耕不菑坐享其成與地道無成之義大謬矣尚得以代終不造爲說乎禮記坊記篇引此爻曰不耕穫不菑畬凶凶之一字易經所無然據此可知此爻之義是凶非吉爻詞乃是反語言不耕而穫不菑而畬無功竊祿之小人則利有攸往而於君子不利也凡爻辭有則字者皆有言外之意如云艱則无咎知不艱則有咎矣往遇雨則吉知往而不遇雨則凶矣天

下豈有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之理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然則此爻之不利有攸往可知正卦辭所謂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也坊記乃七十子所傳去聖未遠得聖人之本意故用其意而易其辭曰不耕穫不菑畬凶蓋爻辭反言之記人則正言之也學者不達此義反疑記文之誤失之矣至據記文以增益周易爻辭則又不可爻固有先言凶後言利者如漸九三凶利禦寇未濟六三征凶利涉大川是也然此爻有則字則者承上之辭凶則利有攸往義不可通矣此爻之義全在則字正以不耕不菑者之利明必耕必畬者之不利故

此爻是凶非吉坊記一凶字即可爲此爻之古注矣

不菑畚田

說文田部畚三歲治田也从田畚聲易曰不菑畚田按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畚毛公周頌傳三歲曰畚從雅義也鄭君注禮記坊記篇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畚三歲曰新田與雅義不同虞翻注周易无妄爻曰田在二二歲爲畚則與鄭同許君作說文亦與鄭同周易釋文云畚馬曰田三歲說文云二歲治田然則今本說文作三歲治田者誤也段氏說文注業已訂正矣惟不菑畚田之義則不可解汲古閣本以爲衍

文而空一字段注以爲卽坊記所謂不菑畚凶者田蓋凶字之誤其說亦似有理乃愚以爲許君解畚字旣以爲二歲治田則此文作不菑畚田義亦可通蓋一歲謂之菑二歲謂之畚三歲謂之新田夫至三歲而新成爲田則菑畚均未成乎田也不菑畚田與不耕穫正相配成義不耕穫者不耕而求其有穫也不菑畚田者不菑畚而求其成田也正鄭注所謂務得其祿不務其事者今讀此二句曰不耕^讀穫不菑畚^讀田則其義了然矣或從周易釋文所載或本作不耕而穫不菑畚而田則義更了然矣許君引周易有田字殆孟氏易古本如此

且許君作說文多從毛公之義此獨易之者正以周易此文故也解得此義則知毛公從爾雅之誤而二歲畚三歲新田可以決矣若艸部蓄下引周易無田字此必奪文亦猶糸部祭下引需有衣祭而繻下則引作繻有衣文缺不全與此一例

鳥獸毳毼

周官司裘中秋獻良裘鄭注良善也中秋鳥獸毳毼因其良時而用之釋文毼音毛毼先典反按今本尚書仲秋作鳥獸毛毼陸德明讀毼爲毛蓋從今本耳其實非也說文無毼字疑毼卽毼字之誤或古文從省也說文

毛部毼毛盛也从毛隹聲虞書曰鳥獸毼毛又曰毼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从毛先聲讀若選疑許君所見壁中古文正作鳥獸毼毼故毛部收毼毼二篆毼下引書毼下不引書亦猶籒籒二篆籒下引書籒下不引書筱籒二篆籒下引書筱下不引書也毼毼二篆亦必相連其閒以鞞篆者寫者亂之耳毼下引書本作鳥獸毼毼其後闕壞而爲鳥獸毼毛學者因誤以當仲冬之鳥獸毼毛不知毼毛之毼說文自作廢見鬢部不作毼也許書之毼毛卽鄭注之毼毼因許書毼誤爲毛鄭注毼誤爲毼於是學者但見其異不知其同矣此經

四節春與秋相準夏與冬相準春則暘谷秋則昧谷春則寅賓出日秋則寅饑納日皆相對成文春言鳥獸孳尾秋言鳥獸毳毼孳尾毳毼於古音皆疊韻也夏希革冬毼毛則自以字義相對今本尚書誤毳毼爲毛毼則與孳尾不相準而與冬之毼毛又不一律古書無此文法也陸氏據誤本作音乃讀毳爲毛以從之疑誤學者不可不正

遠服賈用

酒誥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枚傳孔疏皆以遠服賈三字爲句邢昺論語疏於爲政篇解大車無輓

引酒誥車牛遠服賈用則以用字連賈字讀按詩谷風篇賈用不售注疏皆不明說用字之義或亦以賈用連文古語有然乎

太戊非太甲子

枚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釋文引馬融曰太戊太甲子余按殷本紀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爲沃丁弟太庚之子此枚傳所本也三代世表云太庚沃丁弟小甲太庚弟雍己小甲弟太戊雍己弟是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五君皆太甲子此馬注所本也是二說者世表非而本紀是說尙

書者當從枚不當從馬蓋以年論大戊不得爲太甲子也無逸稱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中宗卽太戊自太甲之崩至大戊之立據竹書紀年爲六十有四年據金履祥通鑑前編爲一百十四年太戊又未必生於太甲末年則大戊之壽不太長乎然則大戊決非太甲子矣

山有樞

山有樞一篇其序曰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此以刺之也序之所言深得詩意今讀其詩且以喜樂且

以永日壹似列子書所載楊朱之言者而不知其意至深痛也考左傳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旣弱矣其能久乎按魯惠公二十四年卽晉昭公元年是曲沃之封正在昭公之世遠識之士固知曲沃之必代晉矣詩中三言他人曰他人是愉曰他人是保曰他人入室他人者誰歟殆卽指曲沃而言乎魯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幾於他人入室矣幸而其事不克然不數傳而卒爲曲沃所并故山有樞之後卽繼以揚之水之詩其序曰揚之水刺晉

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蓋兩詩之義本相承耳今人不信序說則山有樞一篇全無意義不過如古詩所云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不如飲美酒被服紉與素者聖人何取而錄之哉

曲禮之必外晉吳中三言出入曰出入景禮曰

何人斯篇曰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箋云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暇脂女車乎正義申說之曰我止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閒暇而舍息止欲言汝之急疾而行乎汝

又閒暇而脂汝之車其義殊爲迂曲愚謂未達脂字之義故也脂當讀爲楛楛從木耆聲耆與脂並從旨聲聲同之字古書例得通假離騷云朝發軔於蒼梧兮注曰軔楛輪木也蓋車止必有木以楛其輪其名曰軔秦策曰陛下嘗軔車于趙矣詩言楛車猶言軔車也蓋謂爾之安舒而行尚不遑舍息爾之急疾而行何暇楛爾之車乎文義本一氣相生因段脂爲楛學者遂失其義韓詩外傳陳之富人處師氏者指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指亦楛之段字處師氏方觴於韞丘其所乘之車必皆止而不行故以木楛其輪也彼作指此作脂指與脂

並從旨得聲之字故可與楷通若泥其字以求之則不
得其解矣

念彼其人

小明一篇申培魯詩說以小明爲厲王流彘後大夫從
行者所作按此僞書也不足信夫厲王流彘則大夫從
行者亦宜在彘今乃云至于芄野此何地也將謂卽彘
之異名歟彘屬漢河東郡自周京至彘徂東而非徂西
今乃云我征徂西何也惟詩中屢言其人竊疑此篇乃
厲王流彘之後其大夫有先時奉使西征者聞變之後
不敢歸國故作此詩其人者其國之人也汲冢紀年厲

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其伯和攝行天子事二十六
年王陟於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其伯和歸
其國夫其伯旣攝天子則其時朝廷之上必多其國之
人詩云念彼其人卽謂其國之人入而執王朝之政者
也其曰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豈不懷歸畏此譴怒豈不
懷歸畏此反覆蓋厲王旣得罪於眾其大夫亦人人自
危欲歸而不得矣而其國之人方且居中用事故念之
而至於出涕也又曰嗟爾君子無恆安處嗟爾君子無
恆安息爾君子亦指其人蓋諷其伯以早歸政也以此
意讀之詩中辭意頗似有合其後太子靖卽位其伯歸

國莊子云許由娛於潁陽而其伯得乎其首其卽此詩所謂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者乎嗟乎一二遺臣艱難困苦至於如此其情可悲其事可鑒而卒使國步危而復安則此詩之作亦非無益矣

論楚茨三章有錯亂之句

楚茨首章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旣盈我庾維億二章先祖是皇神保是饗三章禮儀卒度笑語卒獲五章禮儀旣備鍾鼓旣戒凡儷偶之句皆兩句相連屬蓋亦全詩體例如此也獨第三章爲俎孔碩爲豆孔庶兩句不連余嘗疑其傳寫錯亂其文本云執爨蹠蹠或燔或

炙君婦莫莫爲俎孔碩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醕交錯云云如此則爲俎爲豆兩句連屬而意亦有倫按特牲饋食篇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此文君婦莫莫句蓋承執爨二句而言乃敘主婦視爨之事因而言及俎之碩豆之庶以起下文賓客獻醕之事傳寫者跳爲俎孔碩四字於執爨句下鄭箋遂以君婦莫莫專指后夫人共邊豆而言雖意亦可通而詞句則似失次矣

六轡如手

秦風駟騏篇六轡在手箋云言馬之良也正義曰大叔于田言六轡如手謂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故爲御之

良此言六轡在手謂在手而已不假控制故爲馬之良也按大叔于田篇並無六轡如手之句但云兩驂如手乃易兩驂爲六轡言之鑿鑿若彼篇真有其文者抑何踳駁至此歟疏中引書錯誤往往有之如周禮肆師職賈公彥疏誤以聘禮爲公食大夫禮論語公伯寮章邢昺疏誤以掌戮注爲鄉士注然未有如此句之甚者故特表出之亦欲讀者之必究其原也

參之以九藏之動

周官疾醫云參之以九藏之動鄭注云藏之動謂脈至與不至正藏五又有胃旁胱大腸小腸是以肺心肝脾

腎外取六府之四而成九也六府中獨遺膽與三焦未知其說韋昭注鄭語九紀則又以正藏及胃旁胱腸膽爲九蓋合大小腸而一之故又益之以膽也鄭韋皆非醫家所說似未足據愚謂古人診脈實有九處分上中下三部上部於頭中部於手下部於足其說備見素問三部九候論上部天兩額之動脈上部地兩頰之動脈上部人耳前之動脈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此上部之三候也又曰中部天手太陰也中部地手陽明也中下兩部有陰無陽當作手厥陰爲是中部人

手少陰也天以候肺地以候胃中之氣人以候心此中

部之三候也又曰下部天足厥陰也下部地足少陰也下部人足太陰也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此下部之三候也三部九候古法如此王冰注上部天爲足少陽脈氣所行上部地爲足陽明脈氣所行上部人爲手少陽脈氣所行此說恐不然蓋陽脈皆會於首今乃只候足少陽足陽明手少陽然則足之太陽手之太陽陽明於何處候之乎十二經不缺其三乎且中部候之於手故三陰皆以手言下部候之於足故三陰皆以足言今上部候之於頭何取以手足而言之乎余謂上部統候太陽少陽陽明二經不必分別手足據甲

乙經手陽明脈足陽明脈並入齒中此卽上部統候後明之塙證何必分言手足也中部候之於手今之診脈者分寸關尺三部卽其遺法太史公云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疑由扁鵲始變古法蓋以古法繁重故專診中三部以中部包上下部也下部候之於足當亦與手同亦可分寸關尺三部王冰解下部天謂在毛際外羊矢下一寸半陷中五里之分考甲乙經及銅人圖經五里二穴在陰廉下去氣衝三寸陰股中動脈此說愚謂不然古人必無於隱蔽委曲之處候脈之理王氏亦知其不可故自圓其說曰女子取太衝在足大指本節

後二寸陷中是然則此部無乃游移而不定乎夫既云參之以九藏之動則知所候之脈必在動處今試反求之身其趨趨然跳動者在頭則三部居然可按循頭而至於足惟手足實有之若陰股之中未見其趨趨然動也愚故曰中部候之手下部候之足今十二經分屬手足者古之遺語然諸陽脈皆屬於頭而亦誤繫之手足此又沿習之訛不可不知也

金玉錫石

周官巾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余謂金玉錫石當作金錫玉石金與錫同類玉與石同類職

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雍州其利玉石以金錫玉石分屬二州是其證也鄭注序官巾人云金玉未成器曰礦蓋舉金以包錫舉玉以包石故以金玉連文賈疏云以其此官不造器物直取金錫玉石以供冬官百工故言金玉未成器曰礦據此疏是賈氏所據經文正作金錫玉石也今經文作金玉錫石乃因鄭注金玉連文而誤疏亦作金玉錫石則依經文改之而序官疏猶未改可據之訂正也

肆解去蹄

周禮大司徒職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鄭注謂進所肆

解骨體士喪禮曰肆解去蹄賈疏云案士喪禮特豚四鬣去蹄彼注云四解之殊肩髀彼言殊肩髀與此骨體一也但彼四鬣此云肆解其字不同者鄭直以義讀之非彼正文此云肆當彼鬣也從惠枝本愚按此注此疏均有誤字蓋鄭意肆卽鬣之段字其義爲解故注士喪禮以四解說四鬣而此注則以肆解連文也肆解者以解訓肆也乃引士喪禮曰肆解去蹄似乎士喪禮固以肆解連文者何歟疑鄭注引士喪禮本作四肆去蹄蓋謂此經之肆卽彼經之鬣也故易彼經之正文從此經之段字使讀者易曉此古人引經明段借之又一例也賈疏

本作但彼四鬣此云四肆其字不同蓋所異者止肆之一字故曰此云肆當彼鬣也若如今本作肆解去蹄則尚有肆字當彼何字乎注文涉上有肆解字誤作肆解去蹄後人又改賈疏以從之其誤遂不可正矣而疏中肆當彼鬣之肆又各本不同阮刻所據宋本作殺此無義理誤不待言閩監毛本作解則直以肆解當彼四鬣據誤本而臆改者也

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周禮大行人職曰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說者據此謂唐虞之制五年一巡守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愚謂十有

二歲當作十有三歲字之誤也以上文例之歲徧存三歲徧頰五歲徧省自是而七歲而九歲而十有一歲中間皆隔一歲若作十有二歲則與十有一歲相連屬不隔一歲矣二爲三字之誤此一證也又上文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此尤十三歲一巡守之明證假如從元年至六年侯甸男采衛要六服諸侯次第見訖從七年至十二年六服諸侯又次第見訖至十三年則六服皆不來而天子自巡守焉古者諸侯各君其國有不純臣之義巡守之制固所以協時正日觀風問

俗而亦所以爲報也諸侯來二次而天子往一次則又尊卑之差也若作十有二歲則適當要服第二次來見之年天子不得而見之矣必待十八年而後要服得見然則要服雖有六歲一見之文而其實則十二歲一見也不太疏闊乎二爲三字之誤此又一證也至虞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四朝之說諸家不同馬王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鄭云四季朝京師馬王說卽僞孔所本然四面朝之說殊近不辭若從鄭義謂每歲四季來朝則國君道長更何暇治其國事此說亦不可行惟蔡傳曰五歲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

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南方諸侯來朝
又明年則西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諸侯來朝又
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
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此說頗
於情理爲近當從之蓋天子諸侯之分後世較古者更
嚴故虞制則一來一往周制則再來一往虞制四方諸
侯分年來見一來一往必五年而始巡守周制六服諸
侯分年來見再來一往必十有三年而始巡守今作十
有二歲其誤無疑所宜訂正

論小宗伯疏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

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鄭注曰三族謂父子孫人屬
之正名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賈疏曰
三族謂父子孫者此據已上親父下親孫是父子孫此
卽親親以三是也云以三爲五者謂此父子孫之三以
父親祖以子親孫則五也云以五爲九者謂以祖親曾
高以孫親曾元卽是以五爲九也愚按賈氏說以三爲
五以五爲九則是而說親親以三則非親親以三謂父
一也已身二也子三也蓋以己身上親父下親子并己
身而爲三三者有子無孫若有孫則四而非三矣賈疏
蓋因鄭注有父子孫之語故其說如此不知鄭注止取

便文耳其注喪服小記曰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九也其語甚明賈公彥何不援彼法以疏此注乃泥注文一孫字而遂致誤三爲四乎

其惟不言言乃謹

禮記檀弓篇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鄭注曰謹喜說也又坊記篇子曰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鄭注謹當爲歡聲之誤也愚按此謹字當讀爲和禹貢和夷底績鄭注讀和爲桓漢書酷吏傳注引如涓曰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桓和聲近則謹和亦聲近

讀謹爲和猶讀桓爲和也又左傳斟灌夏本紀作斟戈曲禮若干匡謬正俗謂首變云若柯謹之爲和猶灌之爲戈干之爲柯也尚書無逸篇其惟不言言乃雍疏引鄭注曰時有所言羣臣皆和諧是雍和也謹讀爲和則古今文一以貫之矣

忠信重祿

禮記中庸篇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鄭注曰有忠信者重其祿也然記文本無者字鄭義未免增字釋經朱子四書集注易之曰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則四字平列以上下文準之似乎朱義爲長然忠之一字如

樓二十
孝慈則忠則民之忠上也臣事君以忠則臣之忠君也
未聞君之待士而言忠者是其義亦未安也愚謂信以
君言而忠則以臣言蓋人臣所大患者莫甚於忠而不
見信此子胥所以流於江屈原所以沈於湘也楚辭九
章曰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又曰忠不必用
兮賢不必以若是豈所以勸士哉故曰忠信重祿忠信
者忠而見信也重祿者重其祿也忠信所以安其心重
祿所以安其身有君如此何忍負之故士之報禮重

其斂以時服

禮記檀弓篇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

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按此文皆說葬事而中間乃有
其斂以時服一句夫孔子觀其葬非觀其斂也欲知其
服之時與不時則必當其未斂之前尸在夷牀之上方
得見之今掘坎將葬矣尸已在棺矣安知其斂之爲何
服哉正義曰以上斂以行時之服不更制造是其節也
今封墳廣輪揜坎其高可隱又是有其節制則分兩句
爲兩時事追溯其斂之得禮以見其葬之得禮以文義
求之不合矣愚按此由未達鄭義也鄭解其斂以時服
句曰以時行之服不改制節是鄭言時行之服而疏改
爲行時之服此大異矣疏所謂行時之服者言卽用其

在塗之服猶今人言行裝也鄭所謂時行之服者爾雅釋詁服事也時行之服謂當時見行之事也但鄭不解斂字故疏家不達其義鄭所以不解斂字者以上文已見也按上文季康子之母死一節云斂般請以機封鄭注曰斂下棺於椁然則此節斂字亦是下棺於椁乃葬之事非始死小斂大斂之事也其斂以時服謂下棺於椁悉依當時見行之事不改制節也若公輸若之請以機封卽是創爲制節而斂不以時服矣鄭義簡而明疏家未能得之

禮器是故大備

禮記禮器篇發端卽云禮器是故大備此語甚不可解禮器二字文義未明卽繼之曰是故大備鶻突甚矣古書無此文法也及讀鄭注曰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爲用也人情以爲田修禮以耕之此是也大備自耕至於食之而肥賈疏云此大備者則上禮運所云自人情以爲田修禮以耕之至食而弗肥是也夫禮記每篇各有當篇之意何鄭注必引上篇爲說愚疑禮運禮器兩篇本是一篇因篇帙太長故分而爲二別錄以禮運屬通論禮器屬制度各題篇名遂不可合并矣鄭君猶知其說故於篇首連屬上篇言之而愚因此乃知向

來篇首二句屬讀之誤今正其讀曰禮器是句故大備句蓋承上篇言之所謂是者即指上篇所說之事也器猶能也王制篇各以其器食之鄭注曰器能也此器字與彼同謂禮能是句故大備也此在鄭君舊讀本是如此其注曰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爲用也人情以爲田修禮以耕之此是也以上數句皆是解說禮器是三字之義其開端以禮器連文者蓋器之一字乃器物之總名欲解此器字必連禮字爲說雖以禮器連文實合是字爲句何以見之以此是也三字見之此是之是即禮器是之是此其合是字爲句之證也又曰大備

自耕至於食之而肥此解說故大備三字之義以鄭說推之是字即上篇田字器者耒耜之屬耕田之器即作爲上篇耕字言禮耕是田故食之而肥也疏家不得其讀遂失鄭義愚解器字與鄭異者以鄭義稍迂曲耳然鄭實古義世有好古之士熟於古書文法者自知鄭義之塙否則從愚義說之亦勝於舊解之誤讀者也

一人揚觶

禮記鄉飲酒義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鄭注曰一人或爲二人按儀禮鄉飲酒禮篇一人洗升舉觶于賓鄉射禮同是有一人無二人其下云

使二人舉觶於賓介此則在立司正之後矣惟燕禮云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大射儀同據鄉飲酒禮一人洗升舉觶于賓是爲旅酬發端而燕禮大射儀之下大夫二人媵爵亦是爲旅酬發端或作二人殆因此而誤然彼非鄉飲酒禮則作二人者不可從也自當作一人爲是乃愚於此經則有不能無疑者按此經云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是一人揚觶在工出之後而鄉飲酒禮一人洗升舉觶于賓其事尚在工入之前而非在工出之後考儀禮工告于樂正

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自此以下卽云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爲司正是工出之後卽立司正何得追敘工入以前之事牽連書之而曰一人揚觶乃立司正乎旣而思之立司正者爲旅酬也而旅酬之事實自一人揚觶始事雖隔而實相因故言立司正必追敘一人揚觶乃行文之法非行禮之節也然旅酬之禮旣行於作樂之後則一人揚觶大可俟工出後行之何必於工入之前急急焉先爲此一人揚觶之事乎曰此爲諸公大夫也儀禮鄉飲篇云賓若有尊者諸公大夫則旣一人舉觶乃入注曰不干主人正禮也蓋先此主賓獻

醉乃是鄉飲酒正禮爲之尊者不便干預其事故必至
旅酬始入然旅酬在作樂之後則遵入已不及與聞非
所以尊諸公大夫也故於工人之前先使一人揚觶若
曰將行旅酬矣諸公大夫之入卽以此爲節既不干正
禮而又得與聞備樂此聖人制禮之精雖一小節而推
之皆有深意者也

孟子引陽虎之言

孟子所引古人之言如龍子公明儀之類皆古賢人也
陽虎何人而孟子引其言哉余嘗疑此陽虎乃陽膚之
誤且虎膚聲同古得通用讀虎爲膚亦假借之常例也

陽膚乃曾子弟子孟子書多引曾子之言此引陽膚之
言蓋亦曾氏之緒言也雖屬臆說然此文作陽虎下篇
陽貨欲見孔子又作陽貨同在滕文公一篇中何以陽
虎陽貨字不一律乎然則陽虎之爲陽膚而非陽貨卽
可以此證成之

趙孟之所貴

注家以趙孟爲晉卿然自古以來能貴賤人者豈止一
晉趙孟哉余謂此趙孟乃假設之名猶言某甲耳甲爲
十日之首稱孟與稱甲同其稱趙者疑古人自有此恆
言漢書魏相傳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

冬此四人皆假設之名而以趙居首梁范縝神滅論有
張甲王乙李丙趙丁四者亦假設之名而以趙居末然
則趙孟之稱亦猶是而已趙孟乃不知誰何之人與世
俗所云張三李四相似言夫人能貴之亦夫人能賤之
耳

讀文子

俞樓襍纂第二十一

德清俞樾

道原篇表之不盈一握愚按表字無義乃表字之誤古
音袞與卷同禮記王制篇制三公一命卷鄭注曰卷俗
讀也其通則曰袞釋名釋首飾曰袞卷也畫卷龍於衣
也釋名一書皆以聲爲義是古音袞與卷同之證禮記
以卷爲袞此則以袞爲卷袞之不盈一握言卷之不盈
一握也淮南子原道篇作卷之不盈於一握是其證俗
人不知袞與卷通改袞爲表失其義矣
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愚按亡與存卑與尊皆
相對退與先不對字必有誤退當作後以後取先正與

上兩句一律後古文作遠退古文作退兩形相近是以致誤也
天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愚按天常二字無義天當作太字之誤也常當作上聲之誤也淮南子原道篇正作太上之道
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愚按無怠之義與無路無門不一律淮南子原道篇作上游於霄霓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文法不同未可據訂符言篇云藏于無形行于無怠淮南詮言篇作藏無形行無迹游無朕朕與迹義皆可通而與怠字形聲絕遠以聲求之或當爲垓

之段字淮南淑真篇設于無垓垓之字是其義也垓從亥聲廣韵怠音徒亥切則聲固相近矣

萬物之變不可救也愚按救當作究聲之誤也淮南子原道篇正作究
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愚按此下脫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也二句當據淮南子補
除其貴欲愚按貴欲二字不可通貴乃貪字之誤淮南子作除其嗜欲貪欲與嗜欲其義一也
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卽天下得我矣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愚按三忘

樓二十一
字皆當作亡亡猶不在也言不在彼而在此也古書每以亡與在對荀子正論篇曰然則鬪與不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正名篇曰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堯問篇曰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莊子田子方篇曰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並其證也後人不達古語改作忘字失其義矣淮南子原道篇作聖亡乎治人而在乎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于德和字正作亡可據以訂正

夫形傷乎寒暑燥溼之虐者形究而神杜愚按杜乃壯

字之誤淮南子淑真篇正作壯

恢恢無心可謀愚按恢恢上脫墨墨二字當據淮南子道應篇補莊子知北游篇作煤煤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

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卽乎無門愚按卽乎無門義不可通當作卽入乎天門天誤作无因誤作無耳卽猶則也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下文云兵強卽滅木強卽折革強卽裂諸卽字皆與則字同淮南子原道篇作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于天門可據以訂正

一者無心合於天下也愚按心乃匹字之誤言其在天

下無可匹合者故謂之一也淮南子原道篇正作匹
布德不漑愚按漑當作既古字通耳淮南子作布施而
不既

放準循繩曲因其直直因其常愚按曲因其直二句義
不可通疑上直字乃宜字之誤曲因其宜直因其常言
曲直皆因乎物耳

息耗減益過于不訾愚按淮南子過作通

強淪天下愚按淮南子淪作濟以上二條似並宜從淮
南也

萬物有所生而獨如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愚

按如讀爲茹詩七月篇正義茹者咀嚙之名根言茹門
言守於義殊精作如者段字耳淮南子作萬物有所生
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根與門並
言守失之矣殆由如誤作知淺人因增益其文耳當從
文子爲長也

時之變則閒不容息愚按變與反通詩猗嗟篇四矢反
兮韓詩作四矢變兮是其證也則乃側之段字變則猶
反側也淮南子原道篇正作時之反側閒不容息
拘雌節愚按拘當從淮南作抱

精誠篇又況官天地府萬物返造化含至和愚按返字

無義當作友友誤作反又誤作返耳淮南子覽冥篇正作友造化

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即近近之即疏愚按遠之即近本作遠之即爾淮南子覽冥篇作遠之則邇是其證也惟淮南下句作近之則遠則又失之蓋淺人不達爾字之義而臆改也爾之言昵也書高宗彤日篇典祀無豐于昵馬注曰昵謂禰廟也按禰廟者近廟也故亦謂之昵一聲之轉義得通也遠之即爾猶曰遠之則昵也故與疏為對文言近不可得而昵遠不可得而疏也今文子改爾為近而幸存疏字淮南改疏為遠而幸

存爾字猶可藉以考正亦讀古書者之幸矣

浮游汎然不知所本自養不知所如往愚按本乃求字之誤淮南覽冥篇作浮游不知所求是也汎然二字淮南所無當為衍文自養當為罔養後漢書馬嚴傳注曰罔養猶依違也本疊韻字莊子天地篇之罔象楚辭哀時命之罔兩並字異而義同如字衍文浮游不知所求罔養不知所往浮求為韻養往為韻二句乃韻語也淮南作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罔兩二字皆從鬼此寫者誤增蓋淺人以為是不逢不若之義而不知浮游罔兩皆形容當時之民之不識不知非謂魍魎魍魎

莫能逢之也

至精芒乎中愚按淮南子淑真篇作至精亡乎中知九竅四支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愚按淮南子淑真篇作不知耳目之宜而游于精神之和宜乃宜字之誤宜與和爲韻作宜則失韻矣句上有不字當從之不知九竅四支之宜卽不知耳目之宜也上文云至精亡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又曰是故聖人內修道德而不外飾仁義以是言之九竅四支之宜皆在外者也不必知者也今奪不字失其旨矣杜道堅續義云惟聖人知九竅四支之宜則其所據本已誤

若夫聖人之游也卽動乎至虛愚按動下脫容字淮南子淑真篇作若夫真人則動溶于至虛容與溶通古書中用動容字不必定加水旁也卽與則通淮南作則者文子每作卽

終歲獻貢愚按貢讀爲功古字通用周易繫辭傳六爻之義易以貢荀作功是其證也周禮典婦功曰及秋獻功典絲曰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並可以說此獻功之義淮南子主術篇正作歲終獻功

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愚按跪當從淮南子本經篇作危

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愈篤者情也愚按愛之當為之愛淺人誤倒其文也愈乃諭之段字篤乃焉之誤字此本作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言嬰兒雖無所知而慈母之愛已則諭之由至情之相感也淮南子繆稱篇作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可據以訂正

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愚按勤字衍文也苦乃若字之誤如讀為而此本云若十日不食而享太牢後人不知如字當讀作而疑下言如上不當更言若乃改為苦字而增勤字以成其義耳淮南子脩務篇作欣然七日

不食如饗太牢則并若字之迹而俱泯矣惟十日不食似太久高誘注淮南曰丈夫七日不食則斃故以七日為極疑此文十日亦當從淮南作七日也
十守篇一月而膏二月而脈愚按下文五月而筋六月而骨然則二月之時筋骨未具未必先有脈也脈疑脂字之誤脂借作脂釋名釋首飾曰脂砥也蓋旨聲氏聲本相近故脂有砥義亦得借脂為之廣雅釋親云一月而膏二月而脂脂正字脂借字也淮南子精神篇作二月而腴腴與脂古音亦相近
形勞而不休即蹙精用而不已則竭是以聖人遵之不

樓二十一
敢越也愚按遵當作尊蓋言形不可過勞精不可過用故聖人尊重之不敢越也越之言散失也淮南精神篇嗜欲者使人之氣越注曰越失也主術篇精神勞則越注曰越散也後人不達越字之義誤解為不敢踰越因改尊為遵以成其義失之矣淮南精神篇作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可據訂夫為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可正以義而不可縣以利愚按正乃止字之誤止以義與迫以仁文義相稱作正則非其旨矣淮南子精神篇作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即上文所謂殖華將戰而死菑君厚賂

止之不改其行也

是內樂外不以外樂內愚按是乃以字之誤以內樂外不以外樂內兩以字相應成文

幾以過人之知位高于世愚按幾猶冀也位當作立言貪饕多欲之人冀以過人之智立高名於當世也立高于世與列子說符篇立懂于天下句法相似淮南子原道篇云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當作植高于世植即立也誤作植于高世文不可通矣

符言篇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諸侯雄也四言天下雙也貞信則不可窮道德則天下宗舉賢德

諸侯雄惡少愛眾天下雙愚按貞信則不可窮句衍貞字信一言也道德二言也舉賢德三言也惡少愛眾四言也蓋以一字爲一言後人不達此旨增貞字於信字之上則亦二言而非一言矣

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讓也愚按讓當從淮南子詮

言篇作攘高注曰攘卻也

夫道不可以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愚按神衍文也害下脫者字淮南子詮言篇作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甯避害者甯卽安也勸下衍而字

卑體免辭愚按免猶俛也古冠冕字通作免師冕古今

人表作師免是其證也周禮弁師疏曰冕則俛也以低爲號也此云免辭與卑辭同淮南子詮言篇作婉辭轉非其舊矣

約束誓盟約定而反先日愚按反先日者謂先所約之日而反也正見約束之不可恃淮南子詮言篇作反無日由後人不達其意而臆改也

聖人不勝其心眾人不勝其欲愚按此卽孟子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之意聖人不勝其心言凡事皆心爲主莫能勝之也眾人不勝其欲言凡事皆欲爲主莫能勝之也下文申說其義曰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

味合而說之不離利害嗜欲也耳目鼻口不知所欲皆
心爲之制文義甚明淮南子詮言篇作聖人勝心眾人
勝欲句有脫誤不可據也
同用無以名之是謂大通愚按同用上脫與眾二字杜
道堅纘義曰與民同用而已夫是之謂大通疑其所據
本正作與眾同用也淮南子詮言篇作容而與眾同按
上文通而不華窮而不懽榮而不顯隱而不辱異而不
怪凡用而字者必有相反之兩義若容卽是與眾同矣
何以言容而與眾同乎淮南原文當作與眾同容容用
聲近卽與眾同用也淺人不達改其文法使與上句一

律而義不可通矣
道德篇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愚按兩用字皆
涉上文而衍淮南子汜論篇止作常也權也無兩用字
蓋此兩句申說上文上言下言之意上言謂經常之言
下言謂權變之言經常之言民所共由故上文云上言
者下用也權變之言非聖人不能用故上文云下言者
上用也上言是常下言是權若作常用權用義不可通
當據淮南正之

夫趣合者卽言中而益親身疏而謀當卽見疑愚按下
句當從淮南子齊俗篇作身疏者卽謀當而見疑與上

何相對
上德篇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陽愚按陰之承陽乃是正理何言不可乎承當爲乘顏氏家訓篇引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是承乘音同也淮南子說山篇正作乘
故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愚按弱當作溺素當作索言人方溺水雖與之金玉而無用不如一尺之索可以攀援而至岸也淮南子說林篇作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纆索可證其義舊注乃云弱者愚弱也與之尺素或可保與之金玉則爲害殊非其義矣

微明篇見其造恩愚按恩乃思字之誤淮南子泰族篇作見其造而思其功是也此有脫誤耳
上下異道易治卽亂愚按此本作上下異道卽治易卽亂言上下異道則治易之則亂也交有脫誤耳淮南子泰族篇作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可證
愛人卽無怨刑愚按怨當讀爲冤怨從死聲與冤聲相近說文黑部驪讀若豈是其證也
發一號散無競總一管謂之心愚按號當作端競當作竟總一管上脫周八極三字當據淮南子人間篇訂
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愚按此本作聖

人見其始而知其終當據淮南子繆稱篇補此本非聖
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
以全身也愚按墨子經上篇曰知接也莊子庚桑楚篇
曰知者接也外化所以知人猶曰外化所以接人蓋外
化者與人交接之道也下文云外能屈伸與物推移是
也淮南子人間篇作外化所以人人疑非其原文矣
自然篇故肅者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愚按肅
當作蕭蕭下脫條字蕭條寂寞相對成文蕭條則無形
也而為形之君寂寞則無音也而為音之主舊注不知
訂正訓肅為靜非其旨矣淮南子齊俗篇正作蕭條

是故重為惠重為暴即道迂矣愚按迂上當有不字傳
寫脫之重為惠者不輕於為惠也重為暴者不輕於為
暴也杜道堅續義曰故惠不妄施則刑不妄加即暴亂
不興而順于道是杜氏所據本正作即道不迂矣故以
順于道釋之若作道迂迂則逆矣何言順乎下文曰為
惠者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即守職者懈于
官而游居者亟于進矣此申說為惠之不可不重也又
曰夫暴者妄誅無罪而死亡行道者而被刑即修身者
不勸善而為邪行者輕犯上矣此申說為暴之不可不
重也以下文證之知重為惠重為暴自是美事則迂之

當爲不迂明矣淮南子主術篇作則治道通矣高注曰
通猶順也文雖不同而義同也又按夫暴者妄誅句當
作爲暴者妄誅也與上文爲惠者布施也兩句相對淮
南子正作爲暴者妄誅也可據訂惠之不可不重也又
無權不可爲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愚按無當爲夫聲
之誤也權當爲推字之誤也淮南子主術篇作夫推而
不可爲之勢而衍字
又爲其懷智詐不以相教愚按詐衍字也懷智不以相
教與下積財不以相分相對成文若詐則本非可以爲
教者也衍此字於文義難通淮南脩務篇無詐字

下德篇若開其銳端而縱之放僻淫泆而棄之以法隨
之以刑愚按棄乃乘字之誤乘之以法隨之以刑兩句
意義相稱作棄者字之誤也淮南泰族篇作繩之以刑
則聲之誤也

萬民莫相侵暴虐愚按侵下脫欺字當據淮南本經篇
補
仁義不用而道德定于天下愚按定字無義乃足字之
誤淮南本經篇亦作定誤與此同
與道化者爲人愚按此當作與道爲友與化爲人道德
篇云上與道爲友下與化爲人是其證也

循自然之道緣不得已矣愚按淮南子本經篇作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

國有亡主世無亡道人有窮而理無不通愚按此本作國有亡而世無亡道國有亡人有窮相對成文衍主字脫而字與下句不一律且國亡卽主亡不必言主也淮南子主術篇亦作國有亡主并改下句作人有困窮以儷之非其本文矣惟上句世無廢道上尙有而字

是以君臣久而相厭也愚按厭上脫不字當據淮南主術篇補

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愚按敗兵當作

亡兵上文言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此云王兵亡兵卽承上文而言也淺人不達其旨改亡兵作敗兵失之矣淮南子兵略篇并改王兵作全兵失之彌遠

上仁篇其言可行不貴其辨愚按貴當作責淮南子主術篇正作不責其辨

闇主則不然羣臣盡誠效忠者希不用其身也而親習邪枉賢者不能見也疏遠卑賤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愚按此有衍字希不用其身也當作希用其身也邪枉賢者當作邪枉者其意謂羣臣盡誠效忠者本希進用

其身也無奈闇主昧于賢奸於親習之人雖有邪枉者不能見於疏遠卑賤之人雖有竭力盡忠者不能聞此所以爲闇主也淮南子主術篇無羣臣盡誠效忠句下兩句則作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可證明此文之義

上義篇政教有道而令行爲古愚按古字涉下文不必法古而誤淮南子汜論篇作令行爲上

無諸已者不責于所立立于下者不廢于上愚按所上脫人字所下衍立字當據淮南子主術篇正

習險隘之利明苛政之變愚按苛政當作奇正字之誤

也淮南子兵略篇正作明奇正之變

上視下如弟卽必難爲之死下事上如兄卽必難爲之亡愚按兩難字皆衍文言必爲之死必爲之亡也淮南子兵略篇作不難爲之死不難爲之亡文異而義同乃淺人據淮南而增益此文作必難爲之死必難爲之亡則於義不通矣

上禮篇莫不竦身而思戴聽而視愚按戴聽而視義不可通淮南子淑真篇作莫不竦身而載視聽亦似有誤疑本作竦耳而聽載目而視今作竦身者身乃耳之誤也載目卽側目載側一聲之轉詩七月湛露諸篇鄭箋

並云載之言則也是其例也淮南作載尙得其字此變作戴於義更難曉矣
古者被髮而無卷領愚按而無卷領本作無而卷領無讀爲幠荀子禮論篇無幠絲萬縷翼楊注無讀爲幠是其例也幠乃冠名儀禮士冠禮注曰冪名出于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淮南子汜論篇作古者有整而綖領注曰整頭著兜整帽彼言整此言幠文異而義同荀子禮論篇薦器則冠有整而毋綖注曰整之言蒙也冒也所以冒首是幠者覆也整者冒也覆冒一也淺人不知無爲幠之段字移無字於而字之下失之甚矣

末世之禮恭敬而交爲義者布施而得愚按淮南齊俗篇作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忮爲義者布施而德以彼證此文有脫誤交與忮形之誤也得與德古通用布施而德言以布施爲德也

擿蟬蜃愚按蟬乃虻字之誤虻卽蚌字淮南說林篇虻象之病人之寶也注謂大蛤中有珠則虻卽蚌字矣淮南本經篇正作擿蚌蜃

遽載驕主而象其亂人以成其事愚按淮南覽冥篇作競載驕主而象其意亂人以成其事此有脫誤當據以訂正載者戴之段字也

